



故人书简

程远河

寒村。静夜。上房。
煤油灯下,是读《说岳全传》,还是《神雕侠侣》? 隐隐的,心中的侠骨胜过柔情。
桌下放着一双鞋子,鞋子里放满麦秸,麦秸下放着虽然穿着靴子仍然很冷的我的脚。这是妈妈给我的火炉。
不觉夜深,正准备睡觉,一墙之隔的井上,轱辘的声音清晰地传过来,竟很刺耳。
许多记忆苏醒了,再难入睡。走出院子,抬头看星斗纵横。火车的叫声隔着大山还是响亮地传来。火车上的人,在奔赴什么样的命运呢?
和衣盖上被子,半梦半醒之间,天已微明。
我出门,扫地,清冷的空气里,扫帚的声音清脆的,划过的印迹很清晰。
你担水经过,放下水桶直起腰:“你每晚的灯,怎么总亮得那么晚呢?”我看到你的桶里冒出的些微的热气。
我们注视了一下对方。大家没说话,心里

暖暖的。寒夜里,有人在深深地守望。

你的新居刚落成。新房新瓦,一片清明。恰也是清明,没有细雨,只有桃花。你的院中,只有一棵小桃树。
我从学校归来,妈妈要淘麦磨面,让我去你家借竹篮。
我轻叩大门,你欢呼而出,迎接我。你的竹篮,恰在桃树下的青石板上。你手抚着桃树,双眼闪亮:“你啥时回来的?”
你跑到屋里,拿出你的本子。那时你正学唱戏,你让我看那上边的戏词,有《绣襦记》,有《陈三两爬堂》……
你说:“你看吧,你看得懂的,也许对你有帮助。”
我翻阅。我记下许多。你坐在桃树下,洗一枚青色的手帕,脸上笑意盈盈。
我走,你送我出门。你倚在门前,看我穿过那片柳林到我家。
……
那时不知有崔护,有桃花人面。但,我们早已是诗中人了。

十年后,我回故乡。你牵了我的手,走过窄巷,跨过小溪,踏上田埂,看小时候住过的老屋,外婆小小的花园,学校里植下的果树,踢过球的操场,劳作过的菜园……
我们一起到八里沟。山道上空,有一道长长窄窄的石桥,横在春日青葱的山野间。你迎着清风里迷濛的雨丝,骄傲地宣布:“这是林林的石桥。”
我们靠近去看石桥。脚边一行行青鲜鲜嫩欲滴,有名无名的小花细碎地怒放,一丛丛碗碗花密密地开着,洋槐树绽放着串串白花。石桥已经老了,不知被废弃了几多年,野草藤萝层叠,阻断我们的脚步。你大声问道:“你好吗,石桥?”石桥沉默着,两侧的大山却很快回应:“你……好……吗……石……桥……。”
你一路跳跳蹦蹦,笑着说你的故事。因了你的讲述,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儿,和伙伴们一起,提着红灯笼,走过家门口的皂角树。我看见你挑起一对小水桶,拼命要把水缸装满。我看见你偷偷爬上石桥,喜滋滋地检阅田间铺开新绿的禾苗。你躺在麻石随便搭成的石桌上,奇怪夜空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星星,汇成一条光彩的河……
又是十年。今夜,你可忆起故乡的明月?而我,仿佛又和你一起走过踏雪上学的小径……



晚秋

深山里的枫叶红透了,红得热烈;深山里的银杏树黄了,黄得晶莹;深山里万木霜天,烂漫得无拘无束。伊洛河水也变瘦了,瘦得盈盈一握。原野上,目不能及地深远,目不能及地辽阔。已是晚秋了。
晚秋的风是和煦的。它轻柔地掠过五彩的深山,掠过旷目的原野,掠过繁华的都市,人们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它滑腻的身子,可以倾听到它款款的脚步。晚秋的风是细细的、碎碎的,柔若无骨般地清爽。
晚秋的天是高的、蓝的,似乎高不可及。蓝天之下,即使有云在,也如薄雾轻纱、雪丝锦线。那些堆积的白云,则使天更高更蓝。
晚秋也是收获果实和播种希望的季节。农人的辛勤劳作,化作了金灿灿的仓足廩实,日子也就一天充实起来。
色彩斑斓的晚秋,容易使人动情。人们咏秋,或慷慨,或愤懑,大多与怨、愁相伴。不同背景、不同经历的人,对秋色自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,取其萧瑟荒凉者,得到的是悲愁;取其澄亮明洁者,得到的是宁静;取其高远辽阔者,得到的是气爽。
城里人眼中的晚秋,是树叶的枯黄,是啸声鸣镝,是钢筋水泥中的忧郁与蜗居中的哀怨。而乡里人看到的晚秋,有着现时收获的喜悦,有着对未来的憧憬,有着播种的希望。站在乡村看晚秋,除却了悲愁和凄苦,稀薄了无病呻吟和缠绵的小资情调,产生的是“南山与秋色,气势两相高”的无尽感慨。
晚秋时节,落叶纷纷,铺陈着大地,呵护着大树。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日子,想起了日暮垂年的父亲,想起60多年前他从家乡夹河滩走出来时的路,想起了家乡的暮暮往事。父亲一定要回去,回到他的故乡。于是我们陪着他回到了位于伊洛河间的夹河滩。父亲老矣,步履蹒跚,一步一站,一步一望。父亲看到村里的小学校需要修葺,就把自己经年的积蓄捐出来。此时,乡村学校门口的锣鼓声以及孩子们幼稚而又天真的笑脸,为这晚秋平添了几分热闹。
60年前父亲走出夹河滩,是生存的被动,如今他是寄希望于更多的夹河滩的孩子,走出去,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。
我理解父亲。这无疑是落叶对根的呵护,是对大树的回归乃至回报。连肉体凡胎都要回归大地,化为泥土,何况身外之物呢?
晚秋在蹒跚。
天,渐渐凉了。
秋,渐渐深了。

怨。而乡里人看到的晚秋,有着现时收获的喜悦,有着对未来的憧憬,有着播种的希望。站在乡村看晚秋,除却了悲愁和凄苦,稀薄了无病呻吟和缠绵的小资情调,产生的是“南山与秋色,气势两相高”的无尽感慨。
晚秋时节,落叶纷纷,铺陈着大地,呵护着大树。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日子,想起了日暮垂年的父亲,想起60多年前他从家乡夹河滩走出来时的路,想起了家乡的暮暮往事。父亲一定要回去,回到他的故乡。于是我们陪着他回到了位于伊洛河间的夹河滩。父亲老矣,步履蹒跚,一步一站,一步一望。父亲看到村里的小学校需要修葺,就把自己经年的积蓄捐出来。此时,乡村学校门口的锣鼓声以及孩子们幼稚而又天真的笑脸,为这晚秋平添了几分热闹。
60年前父亲走出夹河滩,是生存的被动,如今他是寄希望于更多的夹河滩的孩子,走出去,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。
我理解父亲。这无疑是落叶对根的呵护,是对大树的回归乃至回报。连肉体凡胎都要回归大地,化为泥土,何况身外之物呢?
晚秋在蹒跚。
天,渐渐凉了。
秋,渐渐深了。

远古诗韵

刘彦卿

床头放着一本《诗经》,有好几年了,闲暇之余总要翻一翻。因每次都是从头读起,读不上几首就搁下了,开篇之作《关雎》读得滚瓜烂熟,倒背如流。后来得知,这首《关雎》是我国第一首情诗,而且其发生地就在洛阳孟津。于是便有了极大的兴趣,一有闲暇便想走出户外,伫立河边,倾听那远古的诗韵。

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”
每每读起,眼前总会映现出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场景。在绵长的河水和亘古的宁静中,关关雎鸠嬉于水草丰美的河岛之上,河边轻雾氤氲,蒙蒙眈眈,于无声处,诗意顿生。站在河边远望,春暖花开时节,那被两条洁白丝带环绕的在河之洲,定是色彩斑斓,诗意盎然。采荇女纤纤素手晃动在君子眼前。就是那男子霎那间的怦然心动,使采荇女定格成为一幅千年风景,使关关雎鸠成为一部古老经典永远的开卷之声,成为名列《诗三百》之首的最美好、最浪漫的爱情诗。

那河,无疑就是黄河。因为在汉代以前,除了黄河,所有的水系都不能称河。

《关雎》中描写的“在河之洲”,出自“周南”之地。周成王时期,由于成王年幼,由周公、召公辅政。周、召二人决定以陕为界,分陕而治。陕州以东由周公治理,陕州以西由召公治理。《诗经》中的“周南”、“召南”分别指的就是周公治理的南部地区和召公治理的南部地区。陕州指的则是今天洛阳西部的三门峡一带,那么,“周南”肯定就是洛阳地区了。从文化区域来看,洛阳的黄河流域包括新安、孟津、济源、偃师、巩义等县市。从地形、气候、

民风民俗来看,地势平坦、野鸟聚集、民风淳厚的孟津黄河流域应该是诞生《关雎》最合适的地方。查阅有关地方志,孟津的黄河两岸,自古就是禽鸟的天堂,包括雎鸠在内的近百种禽鸟都曾在此流连。至于“窈窕淑女”采集的“荇菜”在此也不少见。

《诗经》三百首,尽管首首经典,但真正活在人们心中的是那些发生在河边的爱情诗。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自不必说,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、“泛彼柏舟,在彼中河”也是如此。唱不完的爱情紧贴着那流不尽的河水,从远古一直流到今天。因此,就连素来正儿八经的孔老夫子,在删定《诗经》的时候,也对这“爱情的故事”情有独钟,毫不犹豫地把它《关雎》作为开篇之作。

也许,当时的少男少女只是随口吟来,那河水与爱情、河流与情歌的关联本出自无心。正是其无心和随意,反倒使这流淌千年的河流生出一种意境,扣动人们的心弦,让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一个人脉搏的跳荡,感到一种原始的诗意扑面而来,让远隔两千多年的我们深深为之

动容。

公元前523年,孔子从鲁国的曲阜出发,坐着牛车一路向西,千里迢迢地来到洛阳拜访老子,史称“孔子入周问礼”。问礼的同时,孔子肯定也感受到了周南的民风,《关雎》中那种若即若离、似真似幻的情愫,这对他后来编纂《诗三百》,肯定有着较大的影响。再后来,曹植也来到这里,把这种民族诗性灵魂的最初曲调加以升华,写出如梦如幻的《洛神赋》;“洛阳才子”贾谊,“三班洛阳著《汉书》”的班彪、班固和班昭,“精思博考”作《二京赋》的张衡以及“建安七子”、“竹林七贤”、“金谷二十四友”齐聚这里,为河洛大地、为中华文化留下了无数瑰丽华章。

直至公元744年,中国唐代的两位文化巨人、诗坛巨星——李白和杜甫,不约而同来到这里,举杯畅饮,携手同游,谈诗论文,终于使洛阳成为中国一座耀眼的诗都。

遗憾的是,小浪底水库工程截流后,诗意盎然的“在河之洲”已沉入河底。尽管河边还有起起落落的“关关雎鸠”,还有时尚俊俏的“窈窕淑女”,还有茁壮成长的“荇菜”,但早已物是人非,诗意不再。曾经的诗都,曾经的“中国第一情诗”之地,人们只能面对“遗址”唏嘘不已了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,《诗经》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,几乎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从诗开始的。因此,我总在想,如果我们能用建高楼大厦那样的手笔,来保留这些远古的诗韵,来挖掘这些民族的记忆,能够让后人在读《关雎》的同时,亲临孟津看一看河洲,触摸一下远古的第一声歌唱,感受一下中华民族最初的心跳节律,怀念一下那天地悠悠的古典爱情,该有多好!